

T1025 /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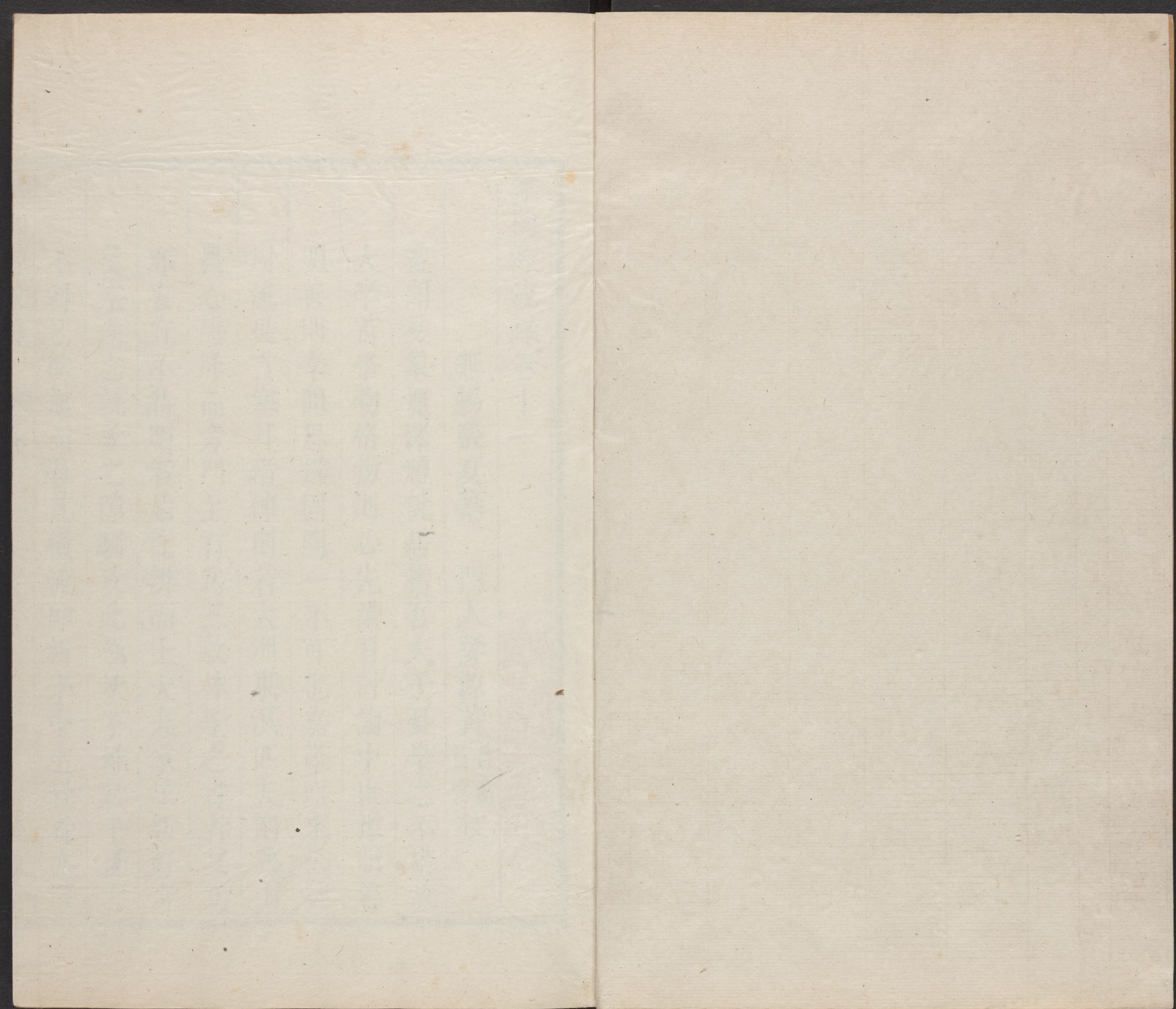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1320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 | | | |



雜聞源流錄卷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
昌儵校

蓋聞易象麗澤禮說居稽吾夫子憂學之不講故
大學首格物格物則必先講習討論中庸豫明善
明善則學問思辨固闕一不可也嘉隆以來僞徒
周流異言塞耳縉紳則若大洲東溟匹夫則爲山
農心隱降而旁門至有爲三教林子之書者其爲
邪妄宜不待明者始能辨而士大夫家炫新好奇
多宗尚之孰啟之隙馴致此極歟不惟君子憂之
不得已欲起而遏其橫流卽新學中之賢者亦淡

各目沙金 卷一 一
恐若輩累其師傳亟思有以救其流失竊謂當是時而必樹講學之幟不以躬行正口說非爲已之學也顧其人誠能躬行矣而故避講學之名冀以默識息紛囂聽其自陷自溺又豈修道之教覺世之心哉且夫以新學之賢者救之何若以程朱之嫡傳救之彼新學辭窮而遁其言良知良猶善也而又曰無善無惡是相反也於是遁其辭曰惟其無善無不善所以爲至善又曰無善而至善其言良知而遺良能固重知也又以反朱子之故而曰先行後知是相反也於是遁其辭曰知行合一卽

知卽行蓋始終比釋氏而口吻機鋒亦純似禪家以此云救何異抱薪救火自陽明祀垂二十年而東林興端文顧子首拈性善立教忠憲高子必從格物入手而大旨並歸于依庸其爲會約一遵朱子白鹿洞成規令學者繇正路入正門不獨覩雒閩未散而虞庭教胄周家造士之法次第宛然蓋卽自爲講習而所以闢邪閑聖之意具是矣豈不大有功於道統也哉繇是前乎此而講學者必以東林爲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皆以東林爲宗主雖有邪說不得作而長夜忽復旦故君子稱之曰

天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大行二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漸熄邪說盛衰之機正學消長之會也然則東林片席挽雜還醇塞源拔本其在萬曆中亦猶竹林精舍之在乾道淳熙間乎況仕學一理朝野相扶沿及昌啟之際國是淆而復正璫毒逞而中銷惟東林是賴雖遭削迹伐檀之厄適獲正誼明道之仁何可少也厥後兩都告變仗節死義之士多出東林門牆益信顧高諸先生培養典起之功不可泯矣議者徒見明社為墟遂謂道學空言無裨國家實用夫不咎君相之不

明而反咎儒者之無濟何其舛也或更以門戶黨籍為嫌緣一二敗類依附貽羞併疑眾正謂明之東林難與濂雒關閩同科則宋人道命錄其所以為程朱案者先謗後誦殆有甚焉後視今猶今視昔天下萬世自有公論愚又安敢以口舌爭哉

顧憲成

涇陽先生

顧允成

馮子咸

錢一本

啟新先生

陳幼學

于孔兼

史孟麟

王述古

薛敷教

孫纘宗

陸禹定

劉元珍

張納陞

馮應京

何棟如華

安希范

許世卿合

程汝繼

吳從周

吳正志

張維機

顧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家於邑東之涇里故學者稱涇陽先生少貧好學夜讀嘗至達旦書壁間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父南野翁諱學先生讀遇學字輒婉轉避之父諭止之益勉以學爰偕弟季時受業於薛方山先生年踰冠始補邑諸生萬曆丙子舉應天鄉試第一旋丁父憂庚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以道義相砥世號三解元江陵相病舉朝走禱先生不可同官代爲署名亟馳騎齋壇手削去之壬午江陵歿調吏部尋以母壽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尙書何起鳴在

拾遺中因訐總憲辛自修先生上疏謂言者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奉旨切責降桂陽州判官戊子轉處州司理在任專務教化假差歸已丑居母喪辛卯起泉州壬辰大計舉廉靜寡慾天下司李第一擢考功主事時有詔三王並封首倡吏部四司上疏諍之且與太倉相反復辨論事得寢癸巳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戚屬先生實相左右進領選事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又曰天下事君

各屬沙海錄 卷十一 四 彙編堂
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
止有巡撫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
小補尋會推冢宰復推內閣忤執政意削籍歸而季時
亦以建言謫光州判官歸先生積勞成疾越丙申丁酉
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有得戊戌會吳中同志於二泉
之上與管東溟氏辨無善無惡東溟之說三教一貫而
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
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
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
以告子之見性麓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

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
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
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
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
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自不得不忽下
一語也於時同志北直趙公儕鶴江右鄒公南臯關中
馮公少墟輩俱以正學相屬同郡則錢公啟新薛公純
臺玄臺兄弟而同邑高公景逸與公第季時尤朝夕切
磋云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時龜山楊先生栖止講學處
後廢爲僧舍正德間邵二泉先生圖修復之別建城外

而故址卒未復至是甲辰春先生乃偕高公及葉閒適陳筠堂劉本孺安我素諸公聞於當路葺依庸堂爲講習之所前爲麗澤堂後爲燕居廟祀先師又其旁爲道南祠祀楊龜山先生祔以羅豫章胡德輝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寔齋邵二泉七先生是冬吳越士友來會先生手著會約一遵考亭白鹿洞規要在躬修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口耳一邊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三致意焉季時卒先生哭之慟戊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曰仕宦寧退無進遂乞骸骨時朝論紛紜顧不急於自明每謂高公曰吾黨持濂雒

關閩之清議勿持顧厨俊及之清議於世無所嗜好敝衣粗食蕭然几榻終日冥坐以小心名其齋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壬子五月卒距生嘉靖庚戌年六十三先生之幼也塾師爲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役退聽聞者皆異之蓋天穎也而以全力用之於學故不爲一切玄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關國本廟謨晚年倡道東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於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其後啟禎未造東林中忠節

輩出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人亦歸首功於先生泰昌
初贈太常寺卿未幾璫禍作目爲黨魁追奪封誥崇禎
初卹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所著有涇臯藏稿小心齋
劄記大學通考還經錄証性編桑梓錄等書行於世孫
樞弱冠領天啟辛酉鄉薦三副會榜著西疇日抄柄舉
崇禎己卯鼎革後與從兄樞並謝公車課農讀書不入
城市 東林會約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文多
不載其四要一曰知本略曰知本云何本者性也竊見
邇時論學率以悟爲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
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

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
然思爲救正諄諄揭修之一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
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惡之一言至以爲告子直透
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
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其
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
所以大張於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
據見在之跡若失之於修究致病之源實失之於悟所
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
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

是而猶致咎于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
而卒不免於弊何也本體工夫原來合一夫旣無善無
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夫旣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
惡乎然則本體工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無善
無惡之說伸則爲善去惡之說必屈尙可得而救正耶
是故以性善爲宗上之則義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
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
曇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

鄉愿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
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日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却乃拈
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指倘亦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
之於善也旣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
相盡被埋沒此之於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者
當之而善之本位竟爾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於性
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懿
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
鄭也槩而距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于性善一
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

於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性亡矣岐性善
於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言之告子之
說猶不得重爲世道之害混性善於無善無不善呂贏
共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義堯周孔之宗
矣論至於此與其混也寧其岐也高存之曰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孟不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克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徒義如鷲殆幾於無我矣愚按涇陽先生大道爲公方倡教東林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於凡當世之陷溺王學者皆欲徐徐誘進之故旣辨無善無惡四字立宗之謬又因會約發知本條併闡見羅塘南諸家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遷變牽合之非可謂至矣盡矣而不欲悉泯其功嘗有言曰程朱沒而記誦詞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返而求者王文成也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文成其庶

幾乎竊謂斯言也針砭之微詞非騎牆之俗論也且先生不自爲贊而借引孔子稱管仲語者此正以霸儒目文成耳謂先生真許文成謂孔子亦真仁管仲乎昔孔子先小管仲之器次稱管仲之仁二語原不相背先生之褒貶文成亦然學者勿泥其詞而失其意斯可矣高先生有陽明說辨四首亦因辨無善無惡而推廣之者顧高無二學獨疑其於陽明有異議可乎哉

顧允成字季時南直無錫人憲成嫡弟也生有慧質頗好弄已稟師教幡然好學語其兄曰弟不學恐傷兩大人心中萬曆癸未中會試丙戌就殿試時新冊鄭貴妃季時射策數千言以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爲憂讀卷者驚怖而殿之會南京右都御史海公瑞爲御史房寰所詆因與同榜進士彭尊古諸壽賢合疏數

其欺妄之罪削籍歸戊子薦起南康教授以母老致仕後再起保定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與諸曹郎岳元聲張納陞等合疏爭之謂臣寧死不忍見此舉動負祖宗二百年養士恩於地下語極激烈已而趙考功南星司內計盡公不撓忤執政被斥又與同官抗疏極諫謫光州判官先是薛進士敷教以阻塞言路劾吳時來耿定向二憲長內閣許文穆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季時方里居上書力辨兵部沈思孝讀而歎曰夫夫義理中鎮惡文章中辟邪也至是士論益壯之歸從叔兄講學東林持論

深惡鄉愿嘗以狂狷自許叔時先生進之以中行對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每其兄渾涵脫化處輒以毅然持之辨畢仍怡怡無間或方之二程云嘗歎今之講學者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又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因歎息謂此弊於今尤甚昔分爲二今且合爲一矣又嘗曰吾輩發念舉事須於太極上有分若但跟陰陽五行行走便不濟事或疑其拘季時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

銓便欲融通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慎勿草草開此
一路誤天下蒼生時以爲名言持身端嚴不以私徇
人人亦不敢于以私其謫光州當路爲假差歸前後
檄致積俸可千金堅卻不受曰吾敢以在假尸祿乎
卒年五十四學者稱涇允先生崇禎初贈尙寶丞所
著有季時二大辨及小辨齋偶存行於世子與演貢
士以端厚稱

馮子咸字受甫山東臨朐人萬曆癸酉領鄉薦再試
不第退隱於冶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己任讀書力
耕以終其身初聞濂雒之學於外父龔端恪公斷以

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
共趨力矯之曰勿自廣大爲開闊勿自放恣爲洒落
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爲拘吾無恤焉讀書于宋莊時
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其大旨在於識心體
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視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少失
怙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
骨立泣盡繼以血居常歎俗失化敗始於禮亡欲酌
古今纂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
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
之子孫世世春秋無使廢祀事兄長極恭撫弟姪欵

欵篤至必教之以正治家宗顏氏家訓嘗以義勝躬
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餽無所受歲大祲倡
宗族與其鄉大姓出粟貸貧民設義倉以備荒客至
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
無餘言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
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若徽墨非敬也問廉曰靜
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
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
不忘在溝壑之意則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洒然
矣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

人不然卽爲所化矣平居論學以程朱爲歸見近時
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不謂是也而其所宗以爲
真是者雖百折不易也自號本軒卒年四十九友人
鍾淑濂稱其貞不絕俗隱不肆志私謚爲貞靜先生
所著有日進劄記自警詩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藏于
家

錢一本字國端南直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令廬陵以
興起斯文爲已任歷施惠政士民僉悅擢御史首疏彈
按臣鉤取庫鑑得旨逮訊按廣西一洗將迎供億之費
上建儲論相二疏語多觸忌上崇祀疏推獎真儒俱留

中會孟給諫養浩亦疏論建儲有旨廷杖謂前疏實開
其端併奪官自此里居垂二十六年一意歛息惟事著
書講學常守歐陽東鳳建先賢祠旁構經正堂聚士紳
講道共推先生爲主盟時錫山有東林書院遞相往來
聯合同志朝議譁然攻之先生曰不見是而无悶不見
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嘗言曰旣戴天履地而爲人
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
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
且去細細查考又曰無信庸目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
人物又曰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衆人共

做生平無他玩好獨潛心於六經濂雜諸書下至天文
地理無不披究而尤研精易學嘗言易者象也象也者
像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首以乾坤兩畫爲人儀
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人像而教人之實體是像不
參不兩不可以爲像卽不可以爲人皇義立象盡意不
待有辭文周繫辭明像卽辭卽象後世得辭遺象非其
辭得象失像非其象夫惟繇辭得象而後無懸空說理
之病知象爲像而後有神明默成之學於是作像象管
見又言古今以易名家者殆數千百人隨讀隨抄凡河
雒圖書陰陽造化方圓分合通知晝夜全體心天以至

十二月三十四宮六十四卦皆列圖而繫以說庶幾參
互考訂可以窺無像之象於是作像抄續抄又曰高皇
帝止重儒教而異端邪說推尊釋老且欲駕二氏於吾
儒之上悖矣乃直揭儒道如日中天類取古今儒學正
脉別爲二等遡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孟至程朱而止定爲宗統作源編其餘漢唐宋諸儒
訖于有明從祀四君子則以爲如正之有閩作滙編又
曰黽者勉也德可勉而修行可勉而至學可勉而克義
可勉而奮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益
聖於是作黽記他如以書九疇數衍爲四千六百八爻

有辭有象占驗吉凶爲範衍手錄時政大要爲邸抄皆
有裨世教萬曆癸丑冬門人吳桂森邀過東林講易匝
月而竟易道明焉先生與高公攀龍葉公茂才鄒公期
楨錢公學禮及桂森輩同賦詩記事嘗倡里中同壽同
善二會勸後生學發乎至誠規人過若恐傷之意向稍
善百端誘進有急難必悉力救之獲全乃已所謂以乾
坤一體爲量以經傳格言爲律以宋儒行誼爲標者也
先知卒日預營兆域自作寄窩逋客誌及長言數十首
皆見道之言至期果逝年七十二學者稱啟新先生天
啟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由進士歷大司農有文集

陳幼學字志行南直無錫人少貧力學於書靡不窺尤好紫陽綱目萬曆癸酉計偕至京江陵相聞其名以厚幣邀致左塾修其世譜拒弗應己丑成進士令確山歷中牟並有尸祝召爲刑部主事卹囚畿內平反至三百餘人出守湖州惠威兼著去後數十年湖民稱述善政猶感泣不已自湖遷按察副使予告歸最後徵光祿卿再轉太常卿俱不起官刑曹時有恣爲新說以攻紫陽者刻四書集註刪正流染耳目人多惑之志行抗疏斥其非得旨禁飭手著正刪正以闢之人始知紫陽之不可叛及歸林間偕諸賢游嚴

辨不輟見吳人又有爲罪知錄以摘謬宋儒者復著罪罪知一書與前編並行崇正闢邪之志至老彌篤癸丑冬毘陵啟新錢公談易東林志行善其說遂歸自研勒擬成周易管窺與相質曰吾雖八十老人誠自樂此不爲疲也竟以此成疾得半稿而終年八十四學者稱筠堂先生所著有欽恤題稿治湖實政救荒全書三方臆斷禮樂考芸堂日錄續錄等書行于世子正卿字並漁敦孝讓飭廉隅早與鄉薦高尚不仕崇禎甲申春憂天下饑亂指其困語家人曰吾欲以此賑衆則病不給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何從

此絕粒每日噉三棗下以白湯遞減至一棗居八日

而卒

愚嘗見嚴嵩鈴山堂集前刻諸家諛詞其佞人無論文人亦不足淡責乃崔澆趙貞吉作序文

呂柟湛若水穆孔暉歐陽德四子題像贊皆當世儒者也吁此應酬之累非黨附之案也昔劉靜修

題李密陳情表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謂少仕偽朝之語原作荒朝晉人改之以入

史耳今鈴山堂序贊或時人假托或嚴氏潤色皆未可知即使果真而諸儒自有生平本未豈以一

青掩也哉然君子於此雖曲原之未嘗不淡惜之若吾鄉邵文莊提學江西不爲宸濠題書畫陳太

常與計借時卽拒江陵修譜之招洵白璧無瑕可師可法也已

于孔兼字元時南直金壇人自少事大父父母及其昆

季季友備至中萬曆庚辰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擢禮部

主事累遷儀制郎中磨勘戊子試錄疏發其可疑者數

人皆當路子駁都御史吳時來不當謚忠恪得旨奪謚

朝貴咸目懾之旣而累疏爭三王並封議議竟寢及疏

救考功郎趙南星語益侵閣臣遂落職調安吉州判元

時一赴浙卽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

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荆溪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其

論學一軌程朱諸新說與舊相鑿者塞耳不欲聞嘗曰

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

門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譏衆詆時立得脚定

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

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槩能於從容談笑時解

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歆想心纔見志
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
沈四明一貫以妖書加害沈歸德鯉極力周旋得脫于
禍人高其誼自解官歸講學之暇營梵川與其弟潤甫
營雲林皆擅水木臺池之勝中車擢舟追逐雲月若未
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以壽終學者稱景素
先生嘗纂願學齋十先生述語 薛瑄曹端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蔡清徐問魏
按呂柟尤時熙是謂十先生 蓋擇近儒之醇者其弁序斥王學為霸
儒置不錄別著春曹書疏及文集行於世光宗立特贈
光祿寺少卿諭祭其墓仲子玉瑞字信甫性至孝父歿

遵遺命以布袍殮終身不衣一帛手錄宋明諸儒書至
七十餘不倦崇禎末巡按御史奏旌之

史孟麟字際明南直宜興人九歲能屬文長益砥志
于理學成萬曆癸未進士選庶常授工科給事中知
無不言丙戌皇三子生有詔封母鄭皇貴妃草疏論
其不可草具偶示同鄉姜公士昌姜袖而歸署其名
以上一時羣臣連起諍之章凡數十上俱被譴謫而
鄭亦止稱貴妃論者稱姜翼儲首功而不知疏之出
際明手也癸巳有旨三王並封內閣業擬諭以進乃
同水部郎岳公元聲率省部諸僚大聲疾呼涕于邸

各開流錄 卷一 一
沸于朝疏既數十上際明更綜集羣篇彙括體要爲
條議答問奏之大指謂中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
王之例又曰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
不聞有長而虛長其詞委折詳覈俾難者無復置辨
繇是並封議寢震位旋定顧政府益邛之會際明有
疏劾中貴遂擬旨予杖聞之已易囚服趨朝待命賴
上知其忠有密諭終不譴言官以快近習旨竟留中
既而疏救選郎趙公南星與朝議忤遂相繼稱疾歸
時不識高邑一面後並出山始交善尋掌吏垣並佐
察典所排擊多強貴人咸側目高邑因奉旨褫削際

明復疏救亦免歸外艱闋晉太常少卿再丁內艱服
闋不補久之特起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初御史劉
光復嘗指斥東林又抨所交淮撫李某及戊午挺擊
變作光復廷諍下獄上怒叵測際明方奉差在途見
邸報奮然抗疏請立皇太孫赦光復疏入被旨切責
謫降運判光復得減死惟伸公是不計昔嫌人尤以
爲難前後林居三十年偕同志研求濂維宗旨既捐
其世業就邑中創明道書院復游錫山師事涇陽顧
公友事景逸高公出其貲復東林書院相與質疑送
難要諸至當詳具所著語錄中生平學不襍禪至篝

燈丙夜危坐澄懷雖老衲枯禪有所不及尤喜獎誘
後進出其門者多爲聞人病中矻矻著書聞國是紛
紜淡切牛李朔蜀之憂後竟符所億人皆服其先見
天啟初補大理丞晉太僕卿未赴卒贈禮部右侍郎
賜祭墓學者祀之明道書院及道南祠稱玉池先生
所著有明道附言亦爲堂集併奏疏行於世
王述古字信甫河南禹州人萬曆己丑進士三令劇
邑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值妖書獄起司寇受四明相
指囑令誣坐郭正域以及沈歸德信甫正色曰若是
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力持不可比會鞫無驗立具

疏送大理諸人刦之再四禍且不測怡然甘之卒不
易原疏一字疏上事得寢未幾又當楚藩之獄司寇
以華越謀害親王當論死郭正域主使宗室當如越
罪信甫徐語之曰果爾便欲駢戮數十宗室楚宗聞
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則爲之司寇悟事得
再寢於後戕殺撫臣卒如所料甲辰出知常州守正
抑邪諸上官大璫率爲歛屈而與武進薛玄臺無錫
高景逸共論學居三年以艱歸起補保定晉山西副
使兵備陽和奉旨會議代藩廢長立幼事信甫言祖
宗定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代王內助張氏不得進

妾爲妃次子鼎莎不得改庶爲嫡且引嘉靖間秦府
事例雖已奉旨乞請旨改正汪中丞用其言代議遂
定捨會物故請封事起五路要賂無算不決者五年
矣信甫力請循往例毫不增減且忠順求婚兀慎擺
腰等會求賞其情更切擲柄在我可操可縱何故倒
授于人時五路擁衆城下不懾制府動色相加不懾
同事者以貽誤邊疆相坐亦不懾旣而忠順故卜會
款降人馮大梁以故亡去浮賞盡革諸使絕望乃帖
然受封往年用撫賞八千餘金今不及三百金敘功
晉按察使再晉右籓奉旨紀錄遇巡撫缺推用會中

朝門戶相軋乙卯式士之錄至有云以六經亂天下
者信甫昌言排之坐是偃蹇除目卒于陽和初好天
文律曆之學後乃邃于道嘗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
之義也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於我與堯舜
猶病意同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仁時候嘗舉六
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屑考別著有易筮律筮
曆筮等書行於世其卒也高忠憲爲作行狀未讚其
一言一動皆足垂世立教學者稱中嵩先生

薛敷教字以身南直武進人爲諸生時巡撫海忠介
公卽以忠義士目之每從大父方山公閱邸報憤時

事口毗欲裂萬曆己丑登進士方觀政部中會御史
王藩臣上疏不白憲長吳時來耿定向交叅之以身
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口也抗疏爭之甚力有金陵
曲學平津險陂之語勒令回籍歸三載薦起鳳翔教
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具疏力諫復貽太
倉相書有東門黃犬追悔已遲之語太倉恚甚然並
封事遂得寢未幾趙高邑司計事被逐復抗疏申救
謫光州學正與多士砥德礪業一以道義相成州人
負沉冤者往往赴愬焉所全活甚多迨其沒後光人
建特祠于黌宮祀之歸從東林講學痛自刻厲垢衣

糲食有窮士所不堪者出入不假肩輿隨行祇一老
蒼頭或見惡人望望而去併蒼頭亦失所在居喪不
飲酒不食內服闋遂茹素終身中年婚嫁相續負郭
殆盡或諷其稍通融于交際間以身從容謝曰少乘
一節老而逾之辱殆有甚焉卽親友問疾所餽藥餌
亦稍嘗輒止不欲盡取也性至慈卽蠕動不忍加害
其於人則油油與偕雖遇俗客終不作分別觀獨耳
目所及凶人必剪之而後已至於解人厄揚人善終
日孜孜恒若不及嘗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
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學苟不見性靈任是皦皦

不汗終歸一節又曰今人所以不講學者謂講學爲欺已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真能不自欺否吾謂機械變詐畢竟聞誠意之說而減靡麗紛華畢竟聞無求安飽之說而減自私自利之人畢竟聞天下一家之說而不至於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何負于天下哉詩文援筆立成不事雕飾雖終身不用而望重朝野士游東林必問薛先生安在所著有浮弋集泉上雜語續憲章錄等書行於世學者稱玄臺先生私謚清端

孫纘宗字克承南直婺源人向道甚蚤以聖人爲必

可學旣壯造詣益深精研易理著有易說食餼於庠以春秋高棄去求終養與弟友愛終身菑畚經以不習金穀年幾九十猶孳孳問學不厭代巡劉公按部至婺源敦禮而褒旌之旣沒汪司徒登原弔之曰紫陽道脉誰爲後死嗚呼克承庶幾於此

陸禹定字吉甫南直嘉定人幼時見羣兒以泥塑孔子爲弄頗然曰孔聖人我師也豈可爲弄拱而拜之及長毅然以正人心挽衰俗爲已任父嘗病瘧九月思食桃吉甫繞樹求之忽得二枚母病目翳吉甫謂古人舐日日復明者多矣行之卽效邑侯胡公聞其

事召令一見吉甫以不見諸侯義也不在嗣後龔學
諭索書爲之書屬文與之文請見亦不在當萬曆末
請於父欲以布衣獻書闕下未行嘔血數升期年而
殞邑士嚴衍爲立傳門人掇其大行私謚曰孝簡先
生所著有讀史隨筆二氏分合大指行於世

劉元珍字伯先南直無錫人父完孺公領萬曆壬午
鄉薦諭績溪著教澤剛方清正爲時所宗伯先少失
恃承庭訓惟謹弱冠成乙未進士歷兵部郎中乙巳
大計四明相當國陰庇私人驅逐異已乃誑上盡復
言官之黜者留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發伯先抗

言秉成之人旣假公以蒙上復挾威以箝下所關治
亂安危非小併劾刑科錢夢臯頑鈍無耻狀疏入下
九卿議四明與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議不可息
將杖之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乃反杖旨削籍歸四
明亦罷去當是時伯先直聲震天下皆曰不有此疏
不成朝廷先在南曹創築江浦城大有興革屢疏邊
事中外畏之至是望益重歸十六年神祖遺詔起言
事諸臣召爲光祿卿值瀋陽喪沒舊贊畫劉國縉以
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擁衆數萬入內投揭督餉侍
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伯先復抗疏力破其奸謂

宜嚴內外之防固防禦之策國縉議乃寢年五十一
 卒於官家居從東林諸君子陳說經義有為怪誕之
 說者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學脉尤惡掃名者謂此輩
 指吾黨好名以為口實其寔彼之不好名乃淡為決
 裂名教地耳平生慎取予重然諾嘗以孔門季路自
 任故護道甚力而嫉惡最嚴一佞人在其側喉間輒
 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在鋒鏑中笑謂同志
 曰此吾輩一大鑪錘也宜各勉之所著有依庸絮語
 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及文訣文衡等編或行
 於世或藏于家又嘗創東林志稿高忠憲序之及卒

忠憲為草行狀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學者
 稱本孺先生仲子明翰舉萬曆乙卯補中書舍人克
 定府講官甲申寇迫疏請太子出守南都廷議不決
 及燕京陷獨全節而歸有痛哭詩尋卒

自敘東林志
曰東林之有

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先生初起於前涇陽顧先
 生繼起于後胡不介以孚若是有善脉在耳夫善
 合古今聖凡而一亦合順逆險易而一一者何也
 善也茲脉從來違矣自義畫剖訣厥中傳心已揭
 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
 善即脉也無善無脉也有宋諸儒遁行茲脉而探
 河洛之源發紫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
 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又曰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即性即心
 是為善脉晦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
 氏之學本于孟子而端緒稍殊輒危詞鍼砭不少

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趨方便執善不固必
 至別出岐塗惟是因漸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
 今日而無善無惡之說且浸淫於人心夫象山先
 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
 之不置况舉心體而槩之以無憑虛簸弄何所不
 至於漸決而為山陰為盱江甚而為姚安陽明
 先生豈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
 芻狗為先生不磨之律令名為尊教而寔以陰濟
 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為惕然懼也懼而思閑莫若
 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龜
 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為拈出顯
 示蕩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
 共識本心精求善脉以仰窺義畫厥中之秘此書
 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為世詬也
 正為其有善耳盍少貶焉以混于無噫嘻我固有
 之誰能去之去乎此而道義名節為贅疣且將入
 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為托宿矣人安有安
 于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
 我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
 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

首以存理遏欲為言迨至慶元黨碑樹矣貶竄盡
 矣偽學之網極于彌天而柴中行應制獨自漕司
 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
 以為偽不願考校蓋前賢寧為時貶不肯自貶如
 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日家濂洛而人關
 閩庶幾直剪荆榛淡入堂奧留此如綫一脉常存
 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易
 無在可容出入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志成漫為弁首以自鞭策矢無
 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

張納陛字以登南直宜興人生有夙慧甫四齡伯祖

書門字示之對曰門曰誰教爾曰形似無教者因以

米火等字指析其義亦隨對弗爽八歲習破題法值

臥懷中父指窓前月為題立應曰漏清光于暗室掛

玉兔於當天九歲攻詩及書翰十四郡守龍岡施公

開龍城社奇其文拔應試十六王龍谿講學荆溪上
往聽之遂大感發自此尋師締友學日進萬曆戊子
己丑連中魁選廷試二甲回籍省母壬辰授刑部主
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御札諭禮部並封三皇子
爲王以登咤歎曰元子封王此國朝二百年來所未
有也偕岳元聲顧允成合疏爭之復約同曹郎詣各
部卿懇各出疏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乃出三愧三
誤疏請勿王三皇子而請皇長子出閣讀書是役也
一舉而還內降扶震位人謂以登有回天力未幾以
論救趙考功南星再觸上怒斥爲鄧州判一至謫所

給假歸杜門奉母日玩易不輟益以斯道自任既入
東林書院狎主講席復與同里史玉池吳徹如輩倡
立麗澤大會每歲與毘陵潤州輪舉切劘訂正務求
實益時姑蘇管東溟標三教合一之宗以登與折難
數百言管氏遂屈己酉八月疾將革日邀諸執友榻
前敘論惓惓以國事及兩郡大會爲念不一及身後
事前一日索筆書知死知生何所畏懼八字付子元
鼎而手訣太母曰孃老矣復邀諸友環向坐以手書
至定二字語曰得正而斃徐斂手于胸作肅恭狀遂
逝年四十初筮仕刑曹適當典獄有黠盜越獄逸實

在代事前一日例得分咎以登請獨當之曰失事在某宜獨聽叅幸勿他及部堂壯之從輕議以是賢聲遽起居鄉條上荆溪政要十二事當道重其言多見施行其言學每以端本原敦寔行爲主蓋純法程朱一切虛談渺論厭弗屑也學者稱文石先生

馮應京字可大南直盱眙人才高學博早歲知名中萬曆壬辰進士繇戶曹擢湖廣按察僉事在西楚率紳士講行鄉約務以化民成俗心苦力勤值稅璫陳奉貪噬無厭先以好語諭之再嚴祛其狐鼠奉終弗悛乃疏其違旨九事未得命竟爲奉黨誣傷初僅降

謫楚士民有捐脰太府之門者有伏闕交章乞還原職者以數十萬計上愈怒逮訊下錦衣獄坐以擅殺中使罪禁錮八年日與同逮襄陽司李何棟如荊州司李華鉦講學論易參研于主靜窮理之間更詳考太祖制度而表章之時牢戶穢濕靈雨沒膝三人者皮而執卷意不知困甲辰上感天變放還里復冠帶以疾終學者稱慕岡先生所著述有朱子錄要經濟實用月令廣義等書行於世棟如字天玉上元人先世無錫人萬曆戊戌進士負才嗜學理襄郡首批稅璫之橫節甚壯旣釋就南都開龍德書院會友講學

寓錫山復游於東林諸公間而師事慕岡服膺終身
惟謹奉其位斗室中起官至太僕寺卿更以邊事被
罪瀕危得免稱豪傑士鉅字德夫丹徒人萬曆己未
進士理荆時殺大猾劉襄忤湘府及力抑璫奉遂罹
羅織赴闕受杖第大呼太祖太宗在上不肯妄引明
日覆杖肉盡骨露屹不動爲人和平渾厚見刑威則
不屈赦歸後與人言學娓娓弗倦蓋與天玉異稟而
同操也天啟壬戌卹贈尙寶司卿錄其子

安希范字小范南直無錫人弱冠登萬曆丙戌進士
除行人當考臺省而格於年有諷以增年者不從轉

禮部主事念母請南或止之曰盍少俟共以銓郎儼
公矣亦不從久之遷南驗封郎恬退自若會高忠憲
疏論執政被斥上疏申救語多觸忌逮而後釋削籍
歸緘口不及時事間從諸公論學東林靜掃一室讀
書其中泰昌改元起廢詔下衆正彈冠獨澹然不問
謂所居膠山之西林懸郭四十里塵事未絕遂命駕
往吳興之菁山卜菟裘焉蓋預知朝局之必變也未
幾光廟賓天作詩寄憤曰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
請討陳恒又曰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賜金
聞者稱爲詩史尋病卒邑士與小范同薦乙酉者許

世卿字伯勳早孤事大父及母以孝聞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日人莫知其旣捷揭安貧戒五日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聯姻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日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出入恒指以自警惟恐其或食言偶有戚麗法持之急適鬻一婢爲輸罰緩卒不爲緩頰所居敝巷令長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覩其面常守歐陽東鳳賢而下士請修郡志一出應之每自東林歸勅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作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乃爲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

冬行至桃源河水堅遂返謝去傳金自號早白老人矢終焉之志嘗於隙地手菘菜甲曰不如是何能無求於人疾革囑子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賚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之脩然而瞑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穎編藏于家程汝繼字敬承南直婺源人生而篤學力行一洗紛華奔競之習前後邑令謂其道可肩古廉足範今咸敬禮焉萬曆丁酉登賢書辛丑成進士初宰餘杭日進士民相與講明孝弟禮義一時民風淳正無敢以奇袤進者時蓮池僧倡教西湖自鉅公以至細民尊

信若狂敬承獨召茗民曉之曰虛無寂滅最惑人心
慎無陷入其疆也嘗憤語倘得備員省會誓杖而祛
之五載轉南刑部出守袁州州治相傳古冢在其下
守是州者從不敢正位坐敬承毅然曰袁天綱術數
士也聖賢所不道奉天子命蒞此民吾何憚爲遂正
其位卒無他在袁一以道德飭治清風善政甲於諸
郡凡有餽遺郤之恐免囊不名一文後以介苦勤瘁
卒于任一棺之外無餘貲其子乃稱貸以歸櫬生平
嚴氣正性勇于任道亦嚴于衛道至其尊德樂義又
視人善如己善也嘗著易經宗義窮極一生精力當
居喪伏其先人之柩忘寢食而屬稿者三年自後身
所歷心所至一一於易發之凡古今名說莫不精擇
條載識者謂集易學之大成焉又著有疏義課士畧
課兒隨筆行於世

吳從周字文卿南直婺源人孝友樸誠學問淹博自
爲諸生時卽潛心理學精研語錄繇明經司教皖城
轉國子學正闡揚程朱卓然師表擢杭州通判臥理
錢塘民無冤抑邑人陳俊等十年沉獄甫到郡理出
之片言昭雪通郡有吳青天之謠尤以講學明道爲
務學者稱平沙先生所著有易經明訓春秋心印語

錄會編諸書行於世

吳正志字之矩南直宜興人父通政數世以上皆名
宦之矩繇國子生中萬曆乙酉鄉試成巳丑進士初
任刑部主事纔三月上疏盡發諸要臣私狀當軸大
怒既附重比賴臺省公救釋爲宜君典史旋以差歸
再起清河典史移饒州司李召爲儀部主事疏不敢
先諸逐臣賜環堅臥不出與遠近鄉達爲會講學力
持正論久之始轉精膳員外郎改光祿寺丞復與朝
議柄鑿謫湖州司李擢南刑部主事晉郎中遷江西
按察司僉事出鎮湖西能悉心吏事救荒弭盜大著

方畧而家載米數千斛濟人地方德之遇屬吏甚恭
故人樂爲用自奉極涼政暇偕二三同志尋安節公
講堂舊址商畧學問而已未幾解組歸病卒學者稱

徹如先生

安節公達可由進士仕至通政從周怡學
與鄒元標友善刻楊爵劉魁周怡三忠集

張維機字子慎福建泉州人萬曆甲午冬江右見羅
李公寓漳州子慎自泉來受業書所見爲質問畧云
宋之諸儒求其彷彿孔顏者惟程明道而集諸儒大
成者獨有朱晦庵故嘗謂道宗於宣父顏曾思紹其
傳至孟子而始著道章於孟子濂溪張邵繼其絕至
程朱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錮於見局於域墮

于蹊而流於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覩一斑奈何
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誦習朱註者乎青衿而遵之
繫籍而變之猶曰見有異同也甚至病以楊墨斥以
戎翟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疇得議之
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於修辭而逃者矣敗於名檢
而逃者矣羶於聲利而逃者矣不知孔門四科果爾
錯雜耶大都晉六朝之談崇莊老而明擠之聖人之
下今學者之談斥佛老而陰奉之聖人之上宋後儒
之支離不過割裂於訓解今學者之支離反至割裂
於心體云云時梁谿高子謫揭陽以差歸道由漳過

李寓見之不勝快心曰此其言雖聖人復起恐亦不
能易也爰載拜納交約爲同學友退而錄其語於三
時記中

各
門
沙
泥
金

卷
十
一

三

身
分

